



沉醉于一场雪

□王文莉(河南三门峡)

这场大雪如期而至,漫天的雪花减缓了我的脚步,沉浸在银装素裹的天地间,我真想躺下和大雪来一个甜蜜拥抱。

拥抱一场大雪,让自己置身纯白的世界。看着一片雪花在空中飞舞,将眼前的一切染成纯白。它们舞动着各种姿势,盘旋着落在街道上,点缀在树枝间。放眼望去,到处都是琼花玉树,真可谓“长天远树山山白,不辨梅花与柳花”。白雪装扮的枝条,简直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,大雪覆盖了道路、公园的桌椅、树木,带给我们一个童话般的白色世界。

拥抱一场大雪,让悸动的心灵流淌诗意。雪花的大气,雪花的潇洒,激发了多少人的灵感和激情!诗人们倾听了天空飘洒的诗情,也写出了无数千古佳作。唐代诗人李白曾赋诗: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以席子比拟雪花,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雪花又大又密的特点,描写可谓大气包举,想象

绝妙,不愧是千古传诵的名句。

拥抱一场大雪,让快乐在指间漫延。小朋友在漫天雪地里,用双手捧起一个雪球,和父母一起在街边堆雪人;年迈的夫妻手牵手,小心翼翼地一起慢慢往家走;中学生在雪地里嬉戏,你追我赶地打雪仗……每一片雪花都化作雪精灵,润泽着干燥寒冷的世界。大雪融化了人们对气候的抱怨,带给人们一场惊喜,街道上洋溢着欢快的气氛,给冬天增添了一份浪漫和温馨。

拥抱一场大雪,享受一段慢时光。我播放一首纯音乐,品一盏玫瑰花茶,思绪在宁静中开始飘远。记得儿时大雪的时候,父亲在门外费力地铲雪,我拿着笤帚在后面扫雪,我们将雪堆积在桐树下,父亲说桐树喝了雪水,明年会长得更高更粗,树荫更大便于我们乘凉。听了他的话,我越发卖力地帮他干活,快乐的笑声抖落在雪地上……

拥抱一场大雪,让自己变得更加淡泊。我用手机将雪景拍下来,

发送给南方的网友,想起当年我们一起写同题诗《大雪》的场景,就不由自主地微笑。坐在温暖的屋内,倾听着雪落的声音,让浮躁的我有了一丝心灵的慰藉。鲁迅说:“那是孤独的雪,是死掉的雨,是雨的精魂。”大雪不仅能净化空气,还能拂去灵魂里的一些灰尘,雪白的世界融化了我对一些往事的遗憾。

拥抱一场大雪,拥抱一场欢喜。雪是冬天的精灵,雪是冬天最美的礼物,没有雪的冬天是不完美的!只有见过一场大雪,才会明白所谓的“天下苍苍”!2018年的第一场大雪,让雾霾笼罩的天空变得如诗如画,透露着一种澄净安闲的韵味。俗话说“瑞雪兆丰年”,虽然大雪给城市交通带来了不便,但是人们依然无比欣喜地欢迎这场大雪的到来。

我深知,我亦深深地陷入这场燃烧的白!当我身心打开的刹那,这场大雪也静静地将我拥在怀中……

和野菜相关的游戏

□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个剜野菜的视频,男人直播,女人动手剜,分明是踩好的点儿,毛妮菜长在杨树底下,长在沟边空场上,寥寥几棵,装不满小小的塑料袋。只好借两个孩子凑热闹,在镜头前晃来晃去,哪还有半点剜野菜的野趣?

中原大地盛产小麦,与小麦伴生的野菜很多。灾荒年见青刺青,几乎吃遍所有无毒和毒性小要不了命的野草,这不算数。拣精细美味的说,摆上高档酒店餐桌的就有荠荠菜、面条菜、毛妮菜、芥末秧,都是不怕冰雪偏生在冬天的清鲜野味儿。

一群孩子去剜野菜,必是小阳春一样的日子。上过冻的麦田,再大的土坷垃也酥了,一踩一个脚印子,走在上面,眉眼清亮,要多爽快有多爽快。天上的太阳暖暖地晒着,野地里的风凉凉地吹着,几十里外高高低低的山蓝盈盈地挂在天边,可真是天大地大……

一群剜野菜的孩子中,有个外号茅缸罐儿的,是个方圆所近无人不知的人物:懂懂小屁孩吃屎,逼着他弱的孩子喝尿,下大雨不怕淋,爬高上低堵人家的烟囱,只要能想起来的小恶小坏,他几乎都会使。真要说他坏到哪儿去吧,这些事儿也不违法,只是让当爹当娘的恨得牙根痒,终归拿他没办法。有人说这孩子怎么会一肚子坏水儿?简直就是个茅缸罐儿。于是,茅缸罐儿就成了他的别名,本名反倒被人忘了。

我后来听人说起,茅缸罐儿的父亲原来在县邮电局工作,全家都是县城人,吃商品粮。他六岁那年,父亲被打成右派,上吊自杀了。他母亲和我们村老范家是表亲,赶上市民下放,就带着一双儿女落户到我们这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。

破屋偏逢连阴雨,三年经济困难,他母亲身体本来就差,连病带饿,硬是没熬过来。留下小弟弟俩,村里人也没亏待过他们。谁家饭做好了,拿

个碗过去,尽管盛满。那个当姐姐的人长得漂亮,两根又粗又长的头发辫子和眼睛一样黑亮黑亮,心眼又好,还做得一手好针线。谁家添小孩儿,她不是做一双虎头鞋,就是做一件扎花披风。当然,村里人也不白要她的,回过去的除了米粮,还有善心热肠。偏是弟弟不让人省心,常常让当姐姐的一边流泪一边跟人赔不是。

“毛妮菜,啥根儿?”
“红根儿。”
“我是你爷,你是我孙儿!”
每到剜野菜的日子,这几句话就会被茅缸罐儿当戏唱,还得有人接腔。

别人为了讨好这个孩子头儿,时不时当一回孙子,只有我傻傻地爱接他的话茬儿。我有我的道理:当爷哪有当孙儿好啊,当爷的耳聋眼花,哪儿比得上孙儿辈个个嫩芽一样,说话儿像吹琉璃不对儿。

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一群孩子又去地里剜野菜,茅缸罐儿开始重复那个段子,别人不吭声,我抢着应他的话,大声说:“红根儿。”没想到这回他可戳了马蜂窝!一群妇女正在地里锄麦,有人听见不愿意了——

“怪不得都叫你茅缸罐儿,你这孩儿头上长疮脚底流脓,坏透了!你骂别人我不管,今天你骂我妹子,我非得管管不可。”

说话的不是别人,是我的一个叔伯嫂子,人称小辣椒。

“妮子们都给我远远哩去!王姑娘,白姑娘,您俩过来搭把手儿,今天我非得给他个老头儿看瓜,看他还谁不谁的都敢欺负!”

“老头看瓜”是叔嫂间的一个恶作剧,就是把一个人的裤子退到大腿那儿,再把头按进裤裆里,拿腰带捆紧,扔在地上,想弹腾都弹腾不动。至于捆多久,得嫂子们说了算。

几个剜菜的小屁孩儿一哄而散,那天到底把茅缸罐儿捆多久不得而知。只知道从那以后,他再也没有对着我说“毛妮菜”了。



夕阳中那一抹绿色

□杜瑞敏(河南平顶山)

星期天,带孩子去看望他爷爷——一位体格瘦削、风度儒雅的老者。

迈进公公家的院门,眼前是一片绿色。石凳上放着水壶、剪刀和小铁锹,公公正满头大汗在侍弄院子里的一排排吊兰。见到我们,公公边起身边擦汗。

这些吊兰是婆婆的“最爱”。婆婆退休前是市区一所小学的美术老师,闲暇时刻爱画画,而且画得最多的就是吊兰。婆婆说,吊兰不妖艳、不张扬、不媚俗,它只是静静地清新和淡雅无私地展示给人们观赏。婆婆的性格就像吊兰,静谧、温婉。公公退休前在市区一单位从事文案工作,两人都是文化人,有涵养。生活中,两人互谦互让,互敬互爱。公公爱婆婆,爱屋及乌,也爱婆婆“情有独钟”的吊兰。两人闲暇时,都是陶醉在小院的花草间,一起锄草、施肥,累了就坐在院子里一起欣赏那一片生机勃勃的花草,欣赏那一盆盆绿油油的吊兰,一起策划退休后的日子。

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。婆婆刚退休不到两个月,就因突发中风导致偏瘫,从此与轮椅为伴。为了照顾婆婆,还没到退休年龄的公公毅然向单位申请了提前退休,给婆婆当免费护工和保姆。公公以前不太会做家务,婆婆生病后,他整天忙得团团转——每天早上,他早早起床,洗漱完毕后,开始给婆婆穿衣、按摩,背婆婆去洗手间。然后为婆

婆梳头、洗脸、抹护肤霜、喂饭。这一系列事情办完后,他才开始吃饭。吃完饭,他又将婆婆抱到轮椅上,推到院里,两人边晒太阳边唠嗑,哪盆花该修枝了、哪个该换盆了,还有哪个该施肥了……一天,天气晴好,公公推着婆婆到外面散步。路过楼前的空地时,婆婆发现地上扔着一盆焉了的吊兰,窄长的叶片耷拉着,有的已经泛黄。显然是被人遗弃的。婆婆心疼这棵吊兰,就让公公将其带回了家。

回家后,公公找来水壶、剪子、小铁锹等工具,松土、施肥、浇水……几天后,这盆“奄奄一息”的吊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,叶片向上伸展着,释放出诱人的亮晶晶的绿色。

受损的吊兰得到公公精心的呵护后,很快恢复了生命力。可婆婆的身体尽管有公公无微不至的照顾,还是没有大的变化。天好时,公公推着婆婆来到马路对面的街心公园,公公会拿出小马扎坐在婆婆身边,拿出报纸为婆婆读报,偶尔两人也会回忆一下年轻时的趣事、生活的点点滴滴……

就这样,树荫下、阳光里,春去秋来,寒来暑往,17年,婆婆在公公的细心呵护下,生命延续了一年又一年。有邻居大妈与婆婆开玩笑:“尤老师,你上辈子真是烧了高香,遇到了老马这样的好丈夫,要不是老马侍候得好,你早就去火葬场爬烟囱了。”这时公公写满沧桑和疲劳的脸笑成了一朵大菊花,连声说:

“应该的,应该的。”婆婆呆滞的脸上则写满了幸福,口水流淌到前胸,公公赶忙拿纸巾给她擦拭。

前年年底的一天,天气特别冷,婆婆毫无征兆地突然病情加重,虽奋力抢救也没能留住生命。婆婆去世后,公公就像傻了一样不停地给我们唠叨:“你妈到那边咋办?谁喂她吃饭?谁给她洗澡、擦屎刮尿,那有没有吊兰呀……”我和丈夫担心公公的身体,想让公公和我们住,可公公拒绝了,他放心不下婆婆留下的那些吊兰。三年了,公公至今还没有完全从悲痛中解脱出来,精神总是有点反常:不管春夏秋冬,总爱一个人待在小院里,沉醉在绿色中,反复摆弄那些吊兰……他还把一个废旧的书架改成了花架,四层,摆满了吊兰。我数了数共18盆。婆婆坐了17年轮椅,为了让婆婆开心,公公每年春天都会剪下吊兰的幼苗移栽到小盆中。如今,婆婆虽然不在了,但公公对婆婆生前喜欢的吊兰依然呵护有加,而这些吊兰也不负公公的苦心,总是争先恐后地向上生长,每盆都葱绿葱绿,有几盆还抽了穗,开出了绿豆大小的小白花。

每当看到这些吊兰在夕阳的余晖里发出绿油油、亮闪闪的光,我就仿佛见到了公公婆婆相亲相爱、相濡以沫的身影。此刻,一股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:“做人就应该学习公公婆婆的这种德行。”

